

第三十八回 雪沉冤封官賜爵 代巡狩剝佞除奸

詩曰：
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

黃河尚有澄清日，豈有人無得運時。

話說天子絞了盧杞、黃嵩二人，在宮中思想一日，發出一道御筆詔書，差了一個老內監，捧至午門宣讀。又著傳宣官飛騎，將東初夫婦、梅良玉、春生，傳齊午門外跪著，老內監開讀綸音道：「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

為君治國，必得赤心匡輔克承，相業弘猷。朕御極以來，遭奸相盧杞蒙蔽，以致屠戮忠良。幸蒙皇天垂念社稷蒼生，致彼奸謀露敗，已正典刑。凡有內外大小官員，洗心滌慮，佐輔皇家。凡有當日附黨以權，出入奸門者，許自行遵旨細陳，著九卿合議。故臣梅魁，朕念忠烈頗嘉，無軻受戮，著賜御祭一壇，追封太子太保吏部尚書，地方官動帑豎造忠烈牌坊。凡在京王親侯伯，在外大小文武官員，俱著前往祭奠。吏部尚書陳日升，勤勞王事，赤膽無私，著升文華殿大學士；妻吳氏，誥命一品夫人，命將盧杞府第賜與居住。左都御史馮樂天，忠心為國，見識宏深，著升為武英殿大學士。翰林院修撰梅璧，少年博學，克承忠愍，著即升翰林院大學士；孀母邱氏，賜誥命一品夫人；妻陳氏杏元，為國和番，感神護送還鄉，貞烈可嘉，又命使女替身，致兩國和好，永息兵千，皆彼之功，著賞蟒衣一襲，玉帶一圍，封為貞烈郡主，正一品夫人；二妻鄒氏雲英，封為孝義郡主，從一品夫人。翰林院編修陳春生，練達時務，大有儒風，著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仍在翰林院行走；妻周氏玉姐，封為正二品賢惠夫人；妻邱氏雲仙小姐，封為都察院政德從二品夫人。黨進、陸福齋、鄒伯符，再策邱弘山並大理寺刑部尚書，俱著加三級，候另為升用。梅璧開喪之後，著馳驛歸葬，凡過地方，俱著迎送。

「付勘合火牌訓部可給都代巡一顆，賜上方寶劍一口，交梅璧于路巡視。貪官污吏，以及土棍鄉豪，飭卿便宜行事，先斬後奏。其餘眾舉子，尚義可嘉，俱著賜進士第，候另為升用。欽哉謝恩。」

各官望闕員山呼萬歲已畢，內監進內繳旨不提。

單表陳公捧著聖詔，一齊俱至相府。各官俱來恭賀參謁。此刻梅良玉也將行李發來相府，眾官都寫表謝恩。春生又上迎親的表章，次日天子批准。本章道：「

梅良玉、陳春生俱著該事畢之後，刻部行文，著二親妻之父母，親自來京完娶。朕于五鳳樓前，欽賜二卿喜宴。欽此欽遵。」

旨意一下，二人又至宮門謝恩。隨後禮部擇了開喪日期，送與梅良玉，此乃天子因梅璧有代天巡狩之行。故因此擇起日期。梅良玉吩咐打轎到大相國寺，誰知和尚早已安排定當。良玉進了山門，先參拜佛像，然後方到梅公靈柩。哭拜了一番。

只見粧飾煥然一新，梅璧又致謝了和尚一番，方回轉相府。

光陰迅速，不覺又是開喪日期。先一日，良玉便在寺中宿了。次日五鼓，換了麻衣孝服，伏于柩邊。只見那些五府六部，大小官員，王侯駙馬，都奉天子聖旨，俱來祭奠，真是絡繹不絕。外面陪賓客，少不得陳公父子，馮、黨二公。

不一時，天子賜了御祭，差了黃老公公，來代天子行禮。

拈香已畢，黃太監又在諸人面前罵了一回盧杞，又贊嘆了一番忠良。于是，同了眾王侯駙馬、文武官員，俱向良玉一躬，各謝辭而去。

不覺幾天喪事已畢，脫了孝衣，又換上了朝服上朝謝恩。天子又面諭道：「卿授巡狩之職，而一路要細訪民情，如有盧杞、黃嵩二賊餘黨，在彼地方傷害黎庶者，即便施行。」梅璧稽首拜謝了龍恩，又奏道：「臣蒙皇恩，委任巡狩，怎敢不盡心竭力報效？但臣有一己之私，不揣愚昧，敢瀆聖聰。臣父在日，曾代臣定侯氏之女，即儀征令侯鸞也。因臣父遭奸賊陷害，只身無倚，隨身只有一書童，被難真州，意欲投他收養，以度殘喘。不意妻父陡起不良之心，不念親情，竟欲將臣置之死地。幸得書童代替，遂死獄中。是臣在生之身，皆出之義僕替死耳。望乞聖恩，賞一微官之職，以獎其恩義也。」

天子點頭道：「忠孝節義，皆出之卿家一門也，可敬可羨。書童給他七品之職，卿與他在地方官庫撥銀，建墳立墓，以旌其報主之義也。」良玉領了聖旨，謝恩出朝，又忙忙碌碌拜謝文武官員。又過了幾日，兵部送勘合火牌，那都察院送了執事、衙役，于是發了船只，將梅公的柩抬往船中。

良玉辭過了陳公夫婦、春生，並合朝官員，排開執事，一路長行，出了都城，上了官船，取路而行，何等威嚴赫赫，氣宇昂昂。一路府縣迎送，俱聞他是都巡，又奉旨歸葬，各預先打聽，備辦祭禮。真果是逢州過州，逢縣過縣，巡行一回。

那些貪酷的官兒，也不知斬了多少，那清廉正直官員，即行飛報保奏。所以，一路庶民歡聲載道，德政鋪途。

那日，到了真定府，便吩咐衙役道：「本院先要進城去私訪，你等可慢慢上岸來。」于是，換了儒巾衣服，帶了二個小小的書童，信步緩行。來到城邊，逢人便問：「此處官府如何？」

那百姓們，早已知道按院將到，不敢多言，所以，問不出一個實信來，只得信步走進城內，又行了幾步，抬頭只見一所大廟宇。

他因走了許多路，背足腿酸痛，便低聲向書童道：「你只稱我是相公，不可走漏風聲。」書童答應道：「曉得。」便到廟前，看見山門上寫著：「敕賜大佛禪寺。」中間山門關著，東首山門有人出入行走。那西首山門，貼著一張告示，上寫著：「本府正堂示諭：

一應閑雜人等，勿許入內窺探。倘敢故違，定行拿究，不得姑寬。特示。」

梅學士看了，心中道：「庵觀寺院，乃天下人之公所，怎麼知府不許人出入？其中必有別故。」一面想，一面走出山門，回身走到二山門，卻是關著，要敲門方纔得開。因又想到：「那知府既有告條，必然衙中有什麼事在內。本院是個外人，怎好敲門？」只得回身出來，又走到廟後。只見有個後門，卻是半掩半開。梅學士挨身而進，卻連僧人也沒有一個在此。信步走進，只見有三間經房，上面設立一香案，供奉甚是豐滿，卻一個人無有。走進經房，只見上面供著一靈位，上寫「唐故相國盧公大郎」。

細字，是「門生侯鸞奉」。

良玉一見之時，看看四下無人，伸手將牌位藏在袖內，往外就走。轉彎，只有一個老道人，口中喊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敢進來探望！」梅學士道：「不可大呼小叫，本院乃代天巡狩。」那道人聽見是按院，便跪伏在地，只是磕頭。梅學士道：「不知者不罪。本院今日私行，偶而遇見冤家，卻不可走漏風聲。」道人磕頭道：「小人不敢。」梅學士道：「你雖然如此，心中未必，隨我來。」

那道人怎敢支唔，只得跟隨了梅學士出了後門，帶了書童，依舊路而回不提。

再言侯鸞看眾和尚在經堂用齋畢，也不解其意，正與那主壇的道人說閑話，忽見有一個小道人，慌慌張張說道：「不好了！稟太老爺，那盧太師的牌位，不知是怎麼不見了。」侯鸞聞言，吃了一驚。正在驚慌之際，只聽得山門外衙役敲門稟道：「方纔報馬報道，說按院大人已入境了。」侯鸞嚇得面如土色，道：「此刻梅按院到了哪裏？」衙役稟道：「此刻已進察院了。」侯鸞即忙換了冠帶，坐轎竟奔察院而來。方至轅門，耳聽奏樂一遍，一說道：「傳真定府進見！」

侯鸞聽傳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只得將手本呈上，戰戰兢兢，在東角門跪下。門吏報名道：「真定府知府進見。」那裏齊聲虎威喝道。侯鸞提袍端帶，曲背躬腰，從旁邊道來至大堂滴水檐前，自己報答道：「真定府知府侯鸞稟見大人。」參見已畢，待立一旁。不知按院說些什麼，侯鸞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二度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